

江花

绿萝

■文/邵宝健

·微小说

A14

舒松兄在江南一个省辖城市工作。他本来可以到大都市,诸如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等地就职的,为了照顾双亲,也是为了他中学时代的恋人、他的现任妻子,才回到经济尚不够发达的荷城定居。他所在那个单位的人事关系特复杂,他的心情总是不怎么好。

据说在省城工作的同窗梁君和祝君都混得不错,收入高,受器重,人洒脱。于是,他就想离开单位去省城或别的大城市去碰碰运气。有了跳槽的想法,他的心态更加浮躁,每日抱怨声不断,连他的妻子都烦了。

他的办公室对外叫综合科,事务繁琐,环境格局也很杂乱。唯一略具特色的是前任老科长退休时留给他的那棵室内植物——绿萝。这棵绿萝种在一只水桶般大小的紫砂花盆里,长得与舒松兄差不多高,几枝藤从根部沿固定在盆中央的木柱向上延伸,叶子阔大肥硕,张张舒挺,绿意盎然。他也是个懒人,不常浇水。放置在近窗墙角落的这盆南方植物的生命力,从来就没有引起舒松兄的注意。

那天,他公差去了一趟省城。省城毕竟是省城,路宽楼高气派大,他一边感叹,一边把工作完成了。还有点空闲,他顺便去拜访老同学梁君和祝君。

梁君供职的单位是一家石油公司,收入丰厚自不待说。梁君很忙,只陪舒松兄聊了半个钟头。谈话期间,梁君一连接听了十多个电话。其办公室虽属豪华型,置物却井然有序,一尘不染,不见配有任何植株花卉。他还瞅见这位大学时代的女生偶像,身体发胖,早生华发。梁君在谈及其两年前的婚变,满脸的沮丧。他自然安慰同窗几句,更大的道理嘛,他也说不上。他走的时候,梁君流露出依恋,却没有挽留。

祝君的办公室很宽敞,十多位同事同室办公。同窗的办公桌旁倒有一盆绿萝,但长得瘦弱,叶子不大,绿色不鲜活。这位在一所名牌高校从事科研工作的老同学说起近况,老摇晃着脑袋瓜子。也是嘛,一是为了评副高,二是为了处座的副转正,弄得他筋疲力尽,花钱、送礼、走关系,点头哈腰装孙子,还与要好的

同事伤了和气;成就感是有了,幸福度却降了。舒松兄也想送几句抚慰,说出口的却是:“这绿萝好可爱啊。”祝君淡笑:“这盆东西搁在这里三年了,不知是人陪衬它,还是它陪衬人?”他赔笑,笑纹有点僵硬。

舒松兄回单位后,在自己的办公室滞留很久。时值强台风“珍珠”过后,雨水猛增,但对荷城的影响不大。推窗远望,景致像是被洗过一样,视线能及更远。远山轮廓绿油油的,层次分明,碧蓝的空间还点缀有白鹭飞翔。再低头看绿萝,长势喜人,和省城祝君那棵绿萝比起来,这盆植物的优势明显多了。看着看着,他转为欣赏的态度,就有点激动了。潜意识里,他想到:同样的室内植物,在小城市也能长得很好,甚至比大城市还要来得适应环境。

他拉开抽屉,把那份酝酿已久的辞职报告拿出来,细细地看了一遍。笑了,然后将纸质文本撕了,将碎片掷入废纸篓里。

接下来,他在办公室有限的空间里,作幅度尽可能大的踱步。自语:“故乡怎么会适应不了我呢?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,主要是心态吧?心态对了,什么都对了,是吧?”

数年后,荷城的经济发神速,舒松兄在单位里也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了,其知名度,不亚于荷城的市长。事业有成,家庭和睦,孩子上进,更可喜的是,他的体质有了明显的好转。他脸上泛着一种特殊的光泽,一种新鲜的充满活力的温柔之光,和墙角那盆绿萝有些许神似。一句话:精神。

有人要舒松兄谈谈个人的生存与发展之道,他颇有点腼腆地说:“感谢老科长,感谢他留赠绿萝;当然,也要感谢那盆绿萝。”

听者不明其意,请他再说得清晰一些。

他一笑,补充道:“其实,生存与发展的哲理,无处不在,俯拾即是。”

浮生

■文/朱成林

赵副行长吃过晚饭,坐到客厅里的沙发上,点燃一支烟,打开电视,收看本市新闻,这已是他多年来养成的习惯。突然,一则新闻让赵副行长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,两眼紧盯着屏幕上拿着话筒的主持人:“我现在的位置在盛华铝业的大门口,据工人介绍,该公司已有两个多月没发工资了,公司法人代表黄总经理,已失踪近一个星期,可能是因为公司的产品销路和债务问题,老板选择了跑路,目前公安部门已介入调查,我们还会对事件做进一步的跟踪报道。”

“这个该死的家伙。”赵副行长猛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,愤愤地骂道。行长夫人见丈夫焦躁不安地样子,问发生了什么事,赵副行长气急败坏地说:“就是你那个宝贝弟弟,介绍的那个盛华铝业的黄老板,叫我帮他办贷款,这贷款还没还光,现在人跑了,我怎么办?这事肯定要查到我头上。”

“他不是拿厂房作抵押的吗,怕什么呢?”

“问题是那个厂房的房产证是假的,他要真有房产作抵押贷款还找我干什么?”

“你知道他是假的房产证,怎么还同意帮他办贷款呢!”

“他不是送……”说到这里,赵副行长突然把话打住了,摘下眼镜用手揉了揉眼睛,“我跟你没法说,你先忙去吧。”

看见妻子出去了,赵副行长拿出手机,拨打黄老板的电话,但是语音提示已关机。赵副行长一屁股瘫坐在沙发上,他知道事情的严重性,他想这事最终可能有两种结果:一是黄老板一去不回,玩失踪,或者是暂时不回来,这是最好的结果;二是被公安、法院等部门追回,并追究他伪造证件骗取贷款的事,赵副行长最担心的是后一条,与自己脱不了干系,自己肯定要被牵涉进去,而且还有和黄老板私下交易的事也会被抖出来,那结果……赵副行长不敢往下想,这一夜,赵副行长难以入睡。

第二天一早,赵副行长心事重重地来到办公室,第一件事是把当天的报纸拿过来翻阅,当他确实看到盛华铝业公司老板跑路的消息后,心里忐忑不安。黄老板差银行的贷款没有多少了,这已不是主要问题,关键是当初接受了黄老板送给自己的一套房子,而这套房子已随手送给自己相好的女下属了,自己老婆不知道,如果黄老板哪天被逮住,把这房子的事吐出来,自己的名誉地位、工作和家庭……一切都化为乌有。

这时,突然有人敲门,赵副行长的心直跳,办公室秘书进来递上一份文件,是行长安排赵副行长下午到市政府听反腐倡廉报告会,赵副行长看着文件,心里想这事是书记的事情,怎么叫我去呢,行长是不是有所察觉故意安排我去听报告的呀。

下午,赵副行长来到市政府会堂,后两排全满了,他犹豫了一下,只好坐到第一排,离主席台最近,感觉台上领导的眼睛就像一盏探照灯似的照在自己身上,把自己的五脏六腑都看得清清楚楚。于是他除了偶尔朝台上瞄一眼,基本上是低头写笔记,看上去像是认真听、认真记的样子,其实是心猿意马。

最后纪委书记做总结发言,谈到对贪污腐败分子的态度时,句句话像是用小榔头敲打在赵副行长的脆弱心脏上。他实在受不了,快崩溃了。这时,办公室秘书打来电话,叫他散会后到行长办公室去一下,市里面来人找他谈事情,赵副行长一听倒吸了一口凉气,吓出一身冷汗,心想怎么来得这么快,难道上面已真的掌握了我的情况?总不可能自己也跑路呀,想来想去,只好硬着头皮上。

赵副行长回到银行,进门时停住脚,深深地吸了一口气,一步一步往里走,忽然觉得两条腿越来越重,直接挪不动步子,好不容易才来到行长办公室,见里面除了行长,在沙发上还坐着两位四十来岁、西装革履的人,赵副行长心想这两位估计就是纪委的或检察院的吧。他觉得心速加快,腿发软,头有点晕,随时都有可能倒下。这时沙发上的两个人站了起来,行长手指着赵副行长说道,这位就是赵副行长,他专门负责我们支行信贷工作,这两位是城投公司的老总,想跟我们银行谈一下建立融资平台的事。

赵副行长先是一愣,但立刻露出笑容,走上前去,和两位老总握了握手。先前的惊吓成了天边浮云,转瞬就消散不见了。



漫画 肖方元

编辑 肖方元
版式 郑海仑
校对 曙光